

小本小說

金風鐵雨錄冊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共和國宣講書

已出三集

新社會

每集一角二分

承數千年專制之後。一旦改建民國。欲使窮鄉僻壤。人人知共和之要義。非宣講不爲功。顧正言莊論。推闡學理。聽者必易厭倦。本書爲小說大家大笑。生所撰。以街談巷議之口吻。述共和國民之智識。宣講員得此以爲資料。雖農夫村婦聞之無不了解。其稍識字義能閱小說者。手此一編。亦自能領會。共和思想之發達。當惟此書是賴矣。

民國成立。各屬地方宣講所。須延聘專員。隨時宣講。

◎克萊武傳

◎澳洲歷險記

◎美利童子萬里尋親記

◎魯賓孫飄流記

◎富國學問答

◎蒙師箴言

◎農話

以增進國民之智數書。淺顯明瞭。宣

金風鐵雨錄卷下

英國勳爵柯南達利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長樂曾宗羣

第一章

金風鐵雨錄

王方大集謀士於堂。余適至。入時衆大駭且樂。以衆方聞余身墜冤。大爲余憂。見余班遂亂。府尹及二老將狂躍至余前。把余手亦不計。王在忘其所分。王亦大喜。力加慰勞。命余參入末座曰。爾有大功。宜充議員之列。然必有列校媚嫉爾。以未弁與此會。顧余知爾爲驍將。列前鋒。其職亦非小。今大勳未集。無可酬庸。但予將軍以勇節。令拔出列校之上。以旌爾功。寡人初聞將軍噩耗。至自標佛。不測犴獄之中。乃拔身自出。與前人所將之噩耗大異。且瞬息而至。何也。請將軍告我。以出險之狀。並標佛之所以對寡人者。寡人尤意在標佛。宜先告寡人。以此時議員中。又欲予告之以敍。予乃約其語告座人。第述逃稅之壯士。並及稅官受囚。至於行舟出陸。道中遇威麥。因而投書入獄。及獄中夜出。最後

乃婉述公爵之言。方余言時。議員咸傾耳注意。及遇險事。座中有鬱怒肆罵者。有感喟悲傷者。有代予祈禱者。足見人人好我。我語終。議員又各賀我以奇遇。而於標佛之言。則尤屬意。其中或發問無次。如是者三數。余語竟。彼此木然無聲。人人如有所思。似均羨余。王忽曰。待寡人定此小將軍之勇號。是大類羅馬英雄安利西。且其所爲。又大肖阿德西。凡阿德西所能者。將軍以三日之力行之。較諸英雄西加德利。尤可云能冒險矣。然尙未如將軍之再遇險。王語已。視吉利曰。以汝視之如何。將軍在百死中。一無所懼。忠心耿然。動人可嘉也。吉利未答。王復語余曰。如將軍言。標佛果不以一字見答耶。余曰。如大王言。公心至盼吾軍克集大勤。且義師至時。願以兵合同抵倫敦。此卽下臣奉使無狀之所得也。王曰。聞標佛公之議員。未嘗言及義師。似言外亦言及雅各王之失德。是乎。余曰。然。王曰。果義師至時。想公爵或不懷模棱之見。且此議員焉知大計。其心固懷兩可。惟利是從。願吾得之。足以強吾軍。亦進師之機會也。臨標佛時。自足覩其所嚮。撒克遜曰。臣前不言移師向布斯多乎。余即曰。吾軍兵力似已恢張。

臣在葛東巴利中見練軍已得五千且人人爭修城堡府尹曰吾軍得標佛者則是軍卽爲吾有而此中義士又皆改正教中之人此輩方謀以筆食迎師卽使城堅不下吾集而攻之城中亦必有爲吾內應者德國老將忽斥府尹曰汝乃狂愚吾軍胡爲不下茲城乃不有攻城之策乎彼改正教何爲上帝又胡爲中有人答曰公言良然老將復言曰果特內應何名爲義師而座中改正教之人則又助府尹而攻德國老將撒克遜亦願有所左右會中議論紛起莫衷一是而新舊教因之互聞方紛呶間王怒曰衆且息謹諸公在寡人議廳之上豈所謂朝儀果羣公必如是者則寡人仍歸藩服移師向土耳其耳良不願聽羣公之呶競今寡人欲究問何人在是兵間爲基督教左袒乃下令曰布蓮威爾萃司及勳爵亨利納德三君請勿與此議後此寡人有令更延將軍者始可入餘人皆出明日整兵北向矣王語後與衆鞠躬示敬會散王挽吉利至隱處與之私語極久此時議員實分數黨有英人有外國之人有來自誦溫者有來自西摩瑟者各分門戶行次佩刀觸石鏘然而改正教人亦隨其後時人人各有

宗教之爭。一至門外。改正教之牧師。聚議如蠭。車中酒筩及糧食之圃。人人皆坐。距恭聽牧師演說。改正教之宗旨。拖東之兵。及後備兵。亦人人咸有議論。余自議廳出。狀至鬱鬱。自謂垂成之功。而人心不一。是胡以克集大勳。撒克遜曰。則蕭然若無事。自謂嘉釀將熟。余曰。黨派既分。衆心且激。祭何言熟。撒克遜曰。惟爭始見英雄。種之不善。何能出。士人既各執其見。攻駁之下。安得不憤。惟其有憤。極方得勝。著所在。且爾不聞老格林威爾之功。當日部曲黨派尤多。惟其有爭競之心。故勇力繼出。不肯相下。而大功卒成。時德國老將突過余側曰。汝莫人乃大囂張。無二人同心者。言人人殊。一何可笑。惟吾心至服小將軍。乃能冒百死而成巨勳。余曰。吾倦欲睡。不能更報足下以詞。以鄙人出已數日。均失眠。特假寐於小舟。及獄榻數小時。餘均未睡。撒克遜曰。趣歸宿。侵晨八旬鐘復至軍隊矣。余乃與二人爲別。歸入府尹之室。既至。更述遭難事。告其家人。後始歸寢。

一千六百八十五年六月廿一號爲禮拜一之期天陰多風雲片如積厚幕急雨時下灑物瀟瀟然遲明蒙茅軍門籌築動自湯泥橋至於沙埕連營均遵大帥號令點名既竟列隊而前先鋒隊已迅發出東門餘兵之序如當日入城時部署拖東之農人隊居陣後府尹及撒克遜卽居拖東兵隊左右之間此軍已經小敵礮隊夾其中騎士衛其外巨礮載諸陣後以備大敵大軍行次深有紀律數日以來軍中頗加練習行軍略具規模兵數已近八千人皆飫於飲食身健氣壯無戀家怯敵之心逐隊相聯力趨泥溝無所歛避行次作村歌自遣雜以俚語齊伯司身筦一隊隊人辨垂其背雨點溜其帽簷如旌老卡俾領矛兵及余所領之鐮刀隊人皆起自田間疾風暴雨無憚且耐勞苦今行憑雨之中其態自若在余隊之前者爲拖東之步隊後則輜重之軍以騎兵夾護此車行巨陣作長蛇跨山而去直趨山樊而下於是憑高以待後隊迴視故鎮自念軍行生死未卜或不更見此村也隱約中尙見村人揭巾送行者老卡俾引轡近余汗衫被馬股爲風所蕩飄然如白麾矛兵勇健力隨其後老卡俾似有所思

而余四矚風物。見一線陽光。破雲罅出。映射麥打連塔尖。見國旗尚在塔尖飄拂。衆爭以爲祥。遂羣呼而前。脫冠而舞。作臨敵狀。鼓角爭鳴。老卡俾脫其汗衫。納諸鞍下。揚鞭疾趨。而雲勢尙屯。吾軍之上流盪及於峰際。果使明休咎者。則將謂此軍之出爲勢凶也。余長日均拖泥帶水行。泥深及踝。天晚及橋水。復收合新軍一隊。並得軍實數百磅。橋水本善地。貿易絕盛。直下通巴拖之河岸。吾軍嚴守。竟夜。明日復發。盛雨及之。較昨日尤劇。泥塗接天地。固沮洳。益以盛雨。水澤漲滿。瀉入道左湖中。敵之騎隊阻水不能突我。惟吾軍犯水行亦絕緩。長日沾滯泥中。雨脚沿槍桿而下。馬蹄拔泥而出。厭狀至艱。時軍行至伊斯阿經。褒多立村。逾波登山。遂及官道。長行至阿西柯大林。吹角集全軍。遂傳餐。草草而食。食已復行。雨復大至。衣甲淋漓。遂經比斐旅館之闌。直趨倭東。雨積田汙。農大失望。軍行亦不之管。天晚至葛東巴利村。人大出迎師。吾軍道行之艱。得此少慰。明日天尚盛雨。加之陰涼。吾軍遂止於倭斯村。鎮亦雄麗。有極巨之禮拜堂。石象至精美。大類沙黎巴利所見者。而村民視改正教人。至有禮物皆。

賤售。吾軍歎然。此行始與敵騎遇。而大雨時止時作。薄霧開時見小山之下。刀光映射。譖者歸言出吾左右。均有敵騎。聞其陰謀。欲包鈔吾後。刦取轍重。撒克遜聞言立分其矛隊爲兩旁。以衛輜車。敵騎始止。吾軍發倭斯行二十四咪至斐東毛勒。然敵軍刀光仍時時夾吾軍左右。迨晚次慶珊瑚橋去布斯多僅二英里。有時余軍騎隊涉河近其界下。侵晨雲陰解駁雨亦少止。余與老卡俾以馬登小阜觀敵陣。步卒則停於草間。伐薪生火。或解衣就日而曬。狀甚顛頓。周身皆泥。冠亦爲雨所漬。槍皆成鏹。革轡或陷泥不能起。至跣足而行。或以巾裹其足。如是苦況。遂使吾健兒備歷軍中艱困。眼光兇露。髮短弗櫛。人咸消瘦。然握刀及槍至謹。類似少小出自兵間者。卽以官弁論較健兒亦不逮勝。特身入兵間。苦況共之。此時不能分析貴賤。須知丈夫宜入軍隊之中。食兵人之食。歷兵人之路。然後始不爲放言高論以斥武人。時余之衣甲亦溼。甲鏹亦可照眼。所騎馬則拔自泥塗。刀爲雨漬。幾不能出匣。惟齊伯司頗善修飾。不露窘狀。艱苦亦由吾人不審。何由淨潔至此。且振衣刷冠。噴以花露。革轡中亦不見泥滓。

鞍上橫巨棒。輪轉如飛。此人在拖東。余時見其弄此。而所部亦間有人如彼修治。整潔。然則斯人直足與天爲難。竭盛雨泥塗之力。乃不能困其人。良足稱異。余行時。老卡俾曰。吾在家。有時稱我爲胖人。顧肉少。則堅肉重。將成爲流質。今茲吾身已不患爲流質。脫能歸者。人將呼我爲瘦損之老卡俾矣。週身皆水。大類十月。中吾父釀酒之鐸。酒幾溢而出。美克爾今試抱吾身作束溼狀。更懸之樹上。庶幾水盡吾支體。或得乾。余曰。吾輩被雨。想敵師之困。更甚於吾軍。爾飢餓時。當知自慰。彼敵軍之奇餒。更不如爾。爾心當可釋然。老卡俾曰。美克。吾自禮拜一起。每日收束其腰圍。已縮三四度。猶冰筋受日。逐漸而融。余曰。爾果縮其腰圍。如是之急。則我異日回告拖東之意。中人得毋爲爾焦悚方爾。被甲時。幾欲令彼女郎爲爾結甲纏。且自謂其壯碩。老卡俾曰。初厭其肥大。類負販之夫。日惡其笨重。然炫之婦人之前。則殊佳。今汝謂我。汝究何欲。於世獨無所戀。且視此世界殊小。幾欲以一箕蓋之。須知彼美果忘我者。則我視之。仍如天人。果吾得彼者。他物殊無所求。余曰。汝曾乞婚於岳氏乎。老卡俾曰。吾已陳請其

父府尹方料量彈子。竟未吾聽。吾第二次又言之。府尹方料矛與甲匠語。余力請曰。請丈以女孫之手見予府尹。忽迴視曰。左耶。右耶。吾知其心不之屬他日。則又問之。是日適爲爾之歸期。吾則極力陳請。此老憤極斥余曰。此非論婚之時。且俟王勳大集。再行告我。於是老卡俾沿道論婚事。還遂登高阜。余遙矚。見處余下者爲亞溫河。繁轉如帶。抱叢林而逝。日光穿樹。樹下之河。則日光甚黯淡。稍遠者。則平疇高低不一。黍稷稻梁雜色交錯。鱗塍間接。直至於麻溫而止。其處余右者。有碧山隱然。近於巴索處。余左者。則爲萌特。地勢高下少平坦。而布斯多巨鎮。隱於礮臺之後。灰色之河。濶水光淪。漣白風帆。引於其上。居吾足之下。卽爲慶璫之橋。吾軍屯於草磧。薪火星星然空中。如結煙篴。有修途繞亞溫直趨西廢瑟。其下則余軍騎士。方迤邐前。東翼之偵探隊已行殆。遵此杉木而前。直出林表。路忽左轉。余方四囑。而流電尙出雲間。見敵騎直趨空曠之地。絕塵而奔來。猶旋風鋼矛作青色。直撲吾偵探之隊。而隊長咸出刀而偵探之隊遂裂。彼軍直趨大軍而來。吾軍力與之角。敵我之騎交雜。刀光上下。

定而敵騎均藍衣。少頃藍衣騎士忽狂奔而去。吾軍與之結圍而戰。縱橫可百餘步。吾軍少闕。而敵騎復前。左右四突。跨離而出。乃陷澤中。吾軍攢矛刺之。藍衣軍不能敵。二軍均有死亡呼聲。與刀聲交雜。警然。敵軍已逃。聚而吹角。收殘軍徐徐投林而去。吾軍以騎追之。而敵已渺。時日光淒黯。河流漸澌。草間入馬之聲。四徹。遙見藍衣之軍既退。有一軍官策馬獨後。似有所思。前軍疾行。此軍官仍不與之合。且引首回盼。老卡俾如有所覺。而余亦恍然而悟。乃並騎同前。老卡俾曰。趣取路出此叢林。可及彼騎。余曰。吾曹果有倖者。或得見此虜。遂鞭馬踐闊泥直下。向林間力聘。果然。大道見藍衣軍已遠。獨此軍官尙夷猶道左。面容受日而黝。鬚色純黑。騎高骨之馬。方余二騎下時。此騎士立馬相余二人。走出劍匣中。亦出手槍於腰下。以馬轄啞諸口。力夾其馬。馬騰上向余二人。余奮迅而前來騎。引劍劈余。以槍向老卡俾火揚。彈出。越老卡俾而過。火光已薰老卡俾之面。顧敵刀近余。乃不能及。余力挽其腕。竟爲余擒。橫之鞍上。遂載此囚歸隊。藍衣騎隊方欲追余。余已合大軍矣。老卡俾曰。此槍洞之火。若爲余薙毛。

髮余曰敬謝上帝爾乃不死爾不見吾大軍已趣大路吉利獨馬爲前敵余今慎置此囚於大軍中囚曰爾果事上帝者速斬吾首不能受羈至此爾之縛我大類乳嬰吾何以堪且爾軍皆僥吾胡能面彼余曰天下果有勇者吾未嘗加以凌踐汝果能授刃於我則我可以攜手同行囚曰可乃立擲其刀余遂釋囚整其衣從我行告余曰吾惟留意敵兵故徐落陣後適爲爾禽老卡俾曰君未見禽之前騎士尙在我適至者君將如何囚曰然則二君必死其一老卡俾曰如君言吾輩亦殊倖不爲汝此時囚引目視余曰吾曾見君於沙黎巴利中非耶吾名阿吉利爲皇家騎士余曰憶之君少頃當面吾大將撒克遜君第須此追易囚時君歸矣囚笑曰吾意與斷脰爲近吾王大將斐佛亨方哮怒必無囚可易蒙茅王果欲得價或以賞見贖爲可吾身臨行間卽此已爲收局實則從軍之時亦希圖得賞寧復死戰老卡俾忽曰敵軍已散胡以隱隱尙有巨陣屯於山次余曰此步隊爲數可四五營其後尙有騎隊吾思王當知備老卡俾曰王何由知此時王方立樹陰與議員語中有一人嚮我而趣語未已忽見一騎

直奔余許。呼曰：立者其將軍克利格乎？王傳宣請將軍與議。余謂老卡俾曰：此因汝監之。吾且與議。余言既，趣馬向王。此時吉利倭德伯西佛加森撒克遜何利士諸大將咸在此外，尙有十餘人，均以遠鏡觀山次敵軍。王已下馬倚樹立，父手於胸，色頗快。快樹後侍者引馬環走，馬噴沫示其勇狀。神駿可愛。余近時王曰：羣公聽之，由此而觀似天意初不吾佑。新集之害爲吾策所不及，料者若劈空而至。撒克遜曰：此何關天正吾輩疏忽所以至此。設吾夜來直趨布斯多，夜中已入城，胡至爲敵騎所阨。倭德曰：吾初意良未知敵之步兵已逼我。爲陣撒克遜此事吾已預言。卽拖東府尹與伯西亦一一言之。餉已破矣，歎息徒懈。士心惟圖長策力完此餉。佛加森曰：以吾計之不如長驅向布斯多。成敗一付諸天。果天佑我，我卽據城而守。今雖荆棘塞途，亦須冒身犯之無恤。言時衆皆謂然。咸曰：上帝必臨我不臨敵。伯西曰：此舉愚哉。天授爾機爾棄不取。今機宜既失，乃欲冒死出此下策。巨敵當吾前，約計可四五千衆，而吾軍所屯爲勢復偏大河瓦之，乃徒步以圖圍城。嚴城據吾前，勁敵躡吾後，彼城人能開關延。

我一無所疑耶。脫登陴不納吾軍，則前後受敵。此軍可以立殆。下官謂諸公所策，真下下哉。伯西既論斷，聞者皆息其謹。時東嚮矛光照眼，居乎山光樹色之中。王望敵憂甚。伯西曰：「以將軍策之，何術足以解此困？」語時以七寶之鞭叩石而語。伯西曰：「吾軍若渡河，與彼相持，無待城軍之出，亦一奇策。今不審王軍，胡以坐守弗動？此何策也？」果破敵師，此城必爲吾有。若一擲而敗，後亦無繼。王曰：「撒克遜將軍之意云何？」伯西言善，進兵爲佳。惟渡此小橋，以迎大敵，而勢亦非易。若以臣之見，不如毀慶珊瑚橋，向南岸行，用張軍勢，因利乘便，始與之搏。倭德曰：「巴索一帶隊尚未整，今已整之，如老將軍撒克遜言，沿河南行，令軍司馬出令列隊。」府尹塔木兒曰：「今須繞道，嚮加拉斯達揭西文小河繞倭西斯達入鉤洛西轉策斯西。」是間之衆均歸心於王。王一出號令，且雲集響應。王無語久，乃曰：「此時謀臣言人人殊，寡人何能自決？惟此事關係不屬余一人。以彼忠篤之農民，舉義從我。彼人禍福，均寡人爲之。衆皆知責任之重矣。」吉利曰：「王應天順人，乃爲謙如是。真民主哉！」臣深知敵軍騎士在渴，絕少橋折，至易。

折橋則整兵向巴索。彼固不能揭河來尾吾事集矣。巴索去威爾西近。其中人民必簞豆迎師。王作無聊聲曰。如將軍言試一爲之。復曰。以衆意策之。勝敗如何。寡人晨起聞倫敦消息。獲商賈二百餘人。以爲皆改正教人。將斬之。又出令。傾國皆爲兵。令搏我倭德。曰。王舉義師。國人皆以王爲義。彼暴君何爲。簡民爲兵。適足爲真主驅除。且辱王固以我爲賊。久之我將賊彼。王聞言大悅。曰。安知吾輩不能僥倖以成大功。亨利當日固自以爲敗。迨褒斯倭一戰。議論始定。今羣公謀定。人各爲戰。更半旬鐘。吾兵立動。老將撒克遜以所部與塔木兒將軍爲合。後衛吾轄軍此重要之責。轄軍外衛之以騎士王語。旣衆將各歸所部。簡卒吹角。大出。令俄頃大隊皆整。先鋒隊已向巴索。先鋒隊爲諦溫中五百衆。其次爲西摩塞水軍。又次則拖東農兵。又次則萌澤及一帶開鑛之夫。以下依次而進。最後爲礮隊。更後則轄重。余軍爲殿。尙有騎士夾車而行。余行時尙見斐佛亭緋衣之兵。沿河與吾同行。尙有矛兵涉河來撲。幸騎士力戰。敵不能入。撒克遜引槍迴馬厲色視之。敵兵亦不敢犯。

第三章

15

金風瑞雨錄 卷下

余書敍此戰事。乃大類車繞空路而行。令觀者隨其目。今當緣事係之以日月。
方番余言之非謬。汝輩聞余敍述。尤能了了。此時軍行爲六月二十七號。至於
遲明。至一村鎮。村爲佛郎媚。天復陰沈而雨。泥塗接天。顧雖如是。軍猶力前。次
於倭斯。俾乾其衣襦。平明。威爾西隊列於校場。王大嘉歎。以軍中修治整潔。訓
練亦日進。王簡視訖。余歸隊。忽見有礦工之卒。羣集天主教堂之前。聞其同伴
立於車上宣講。狀似狂獵。車中人言。旣衆譁贊。余竝雜諸人中。羣聽。車中人兇
獰無匹。赤髮垂額。二睛突出。髮際其聲磔磔。然呼曰。吾奚不爲救主立功。且爲
神上之神行罰。吾黨胡不能自由。且吾來爲昇平來。不然。則亦不屬心於天主。
今此中有偶象。殆爲巴爾之妖神。似此禮拜堂。吾鏟已稍縱之。今赫然以淫祠
當吾前。吾乃聽之惑衆。衆曰。否。否。是不可赦。車中人曰。然。則拆此堂。勿留片石。
車中人自車下力犇而入。蠢蠢者悉作氣從其後。卽有跨登石闌之上。以矛刺
其雕刻之石象。撒克遜曰。是大不可。英國禮拜堂。不宜加以侵辱。辱禮拜堂。較